

# 引子



圖0.3 熊式一在紐約上州水牛城，1988年（熊傑攝）

十年前，我收集資料準備撰寫熊式一傳記時，第一次看到這張照片。當時內心的震撼，今天依然感覺如新。

這照片攝於1988年秋天，熊式一首次去紐約上州水牛城探親。他站在草地上，身後是楓樹，燈柱，停泊的車輛。秋風吹拂，夕陽斜照，他雙目凝視前方，左手微捲成拳狀，右手拄著手杖，手臂略略伸展朝著前方。他精神矍鑠，平靜安詳，充滿自信和智慧。額頭上

和眼角邊的皺紋，記錄著他一生的坎坷和滄桑。他雖已步入晚年，卻不見些許遲暮的迷茫。他身板硬朗，身上褐紅色的長衫，在綠茵映襯下，猶如熾烈的火焰一般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位光彩奪目的演員，年輕瀟灑，臉上總是掛著輕靈活潑的笑容，短短的下巴，雙眸明亮，永遠透露出聰穎自信。他學步不久，便開始了表演生涯，在家中為來訪的客人演示他的才智。1930年代，他在英國倫敦的西區劇院內，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華人劇作家和導演，說一口流利的英語，用他的劇作《王寶川》，向英國和歐洲的觀眾展示了中華民族精美的戲劇文化和傳統。不久，他又去美國紐約，作為第一個華人劇作家，在百老匯的舞台上導演《王寶川》，與羅斯福夫人 (Eleanor Roosevelt) 合影，讓美國的民眾領略了他的戲劇才華和風采。盧溝橋事變後，他去布拉格參加國際筆會 (PEN International) 的第16屆年會，發表演講，義正詞嚴，慷慨激昂，譴責日本侵華的罪行，呼喚正義、呼喚良知。他的演講氣勢磅礴，在座的來自世界上不同國度的作家和詩人代表們，無不為之感動。他發言剛結束，全場起立，掌聲如雷，歡呼聲經久不息。

熊式一的人生行旅，有重巒綿延，也有波瀾洶湧；他渡過漂泊憂患的歲月，也經歷過起伏跌宕，曲折驚險，山窮水複卻峰迴路轉。照片上的熊式一，年屆九十，毫無病弱的衰跡。昔日的輝煌還是能依稀可辨，奪目的光彩，經過了歲月的磨洗依然頑強地存留了下來。

他灑脫自如，似乎正在聚光燈下，面對的不是照相機，而是舞台前的觀眾，手上握著的，不是助行的手杖，而是指揮表演的魔棒。他似乎已經準備就緒，表演即將開始。

他，就是故事的主角，傳主熊式一。

1902-1911

# 孩童時代



清末民初南昌老城一隅 (Symane / Public Domain)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# 進賢門外

常言道，水往低處流，人往高處走。熊惠決定遷居，其實就是這個原因。

熊氏家族以農為生，祖祖輩輩在熊家坊居住。19世紀中，村裏的幾百戶人家，全都姓熊。他們朝耕暮耘，節儉度日，雖然沒有誰家藏萬貫，倒也甘於現狀，無所欲求。熊氏的祖廟香火鼎盛，村民們都虔誠前往，燒香祈福，供奉先祖，他們的族譜也珍藏在那裏。村上發生了什麼爭端和糾紛，均由族老出面調停處理。<sup>1</sup>

熊惠是做買賣的。多年下來，總算一切順利，攢了一大筆錢。出門做生意，一去便是幾個星期，甚至幾個月，長期在外奔波，其中的甘苦，他心裏明白。他覺得，自己發了財，應該設法改變一下，留在家花多點時間陪陪孩子和家人。他萌生了一個想法：搬去蔡家坊住。熊家坊離城裏有好幾里路，而蔡家坊就在城外邊，坐落在南下去中心城市撫州的通衢大道上，那無疑是個最佳選擇。熊惠也知道，就生意角度而言，搬到南昌城裏住，自然更理想一些。可他不喜歡城市的喧鬧噪雜，因此，搬到蔡家坊，既有利於經營買賣，又能佔到了外沿的優勢，享受到城鄉兩邊的好處。

南昌城的南側大門稱為「進賢門」，又名「撫州門」。它貫通東南驛道，連接兩廣官道，城門附近，一年到頭商旅繁多，絡繹不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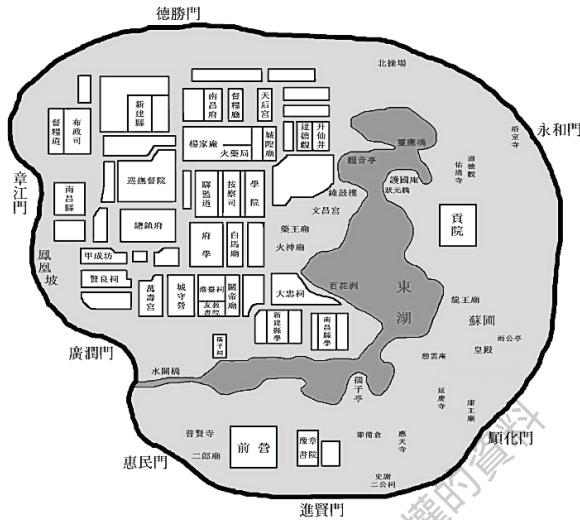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.1 南昌老城地圖 (Symane / Public Domain)

南昌是文化古城，其歷史可上溯到漢高祖六年（前 201），漢將灌嬰修建城池，並設「南昌縣」，意為「昌大南疆」。由於南昌的自然地理之便，其後幾百年間，它在商業、貿易、政治、文化生活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。763 年後，南昌成為江西的省中心；961 年，南唐中主李璟遷都南昌，號「南都」。北宋時期，南昌的城市格局進一步擴大，文化興盛，經濟繁榮，主城池一共擁有 16 座城門。明初洪武十年（1377），朱元璋命令整修城牆，統一規格，前面加設護城壕，環繞全城，並廢去了一部分城門，留下七座，包括城南正中的「進賢門」。

蔡家坊離進賢門不遠，是出城之後必經的第一站，或者說是進城前的最後一站。村裏有一些小店和茶館，常有行旅商賈或者官吏衙役光顧。熊惠信心十足，搬遷之後新店開業，生意必定蒸蒸日上，自己再不用出門奔走辛苦了。



改革或變化，風險難免。熊惠決定遷離熊家坊，被村民和族親視為叛逆之舉，從此不屑與之往來，漸漸疏遠了關係。與此同時，熊惠發現在蔡家坊並沒有受到歡迎。那裏的村民來自南北各地，姓氏不同，背景也多種多樣。他們對這位外來的村民，既不熱情，又沒有示好。熊惠想要融入其中，更是難上加難。他買了塊地，蓋建了兩棟相連的房子，前面用作店鋪。他手頭寬裕，所以決定其中一家作當舖，他認為，村民或附近有誰急需錢用，不必專門趕到城裏賒欠以救燃眉之急了。另一家是藥鋪，周圍的村民有了病痛，他可以幫著紓解。他深信，這兩家店鋪既能造福眾人，又可招財納福，兩全其美。不料，村民們去南昌省府告了他一狀，稱他的房子前面部分擋住了官道，後面的部分侵佔了公共地界。更糟糕的是，村上禁止熊惠使用公共水井，為此他只好走到很遠的地方去汲水。除了這些令人失望的事以外，當舖和藥鋪的生意十分慘澹，來店裏光顧的村民屈指可數，寥寥無幾，實在是門可羅雀。開了不多久，熊惠出於無奈，只好倒閉，關門了結。<sup>2</sup>

熊惠蓋的這兩棟房子，正中設一道牆，把它們左右隔開，還開了兩道耳門，所以兩邊可以走通。它們各自有天井和住房，左側的房子有驗收穀米的大廳，兩間廂房改作了糧倉，還有一間大廚房，而右側的房子，後部是個花園，它的右邊有一間南向的書房。熊惠，字暢齋，喜愛附庸風雅，為書房起名「惠風和暢室」，還專門請當地的書法家寫了一幅橫匾掛在書房的門上。<sup>3</sup>

至於那書房，熊惠本人從來沒有用過，但他父親倒是喜歡常常站在書房的大門邊，身上穿著長袍馬褂，臨風拂鬚，眺望遠景，一派怡然自得的模樣。村民路過，見他站在那兒，會特意奉承他幾句：「呀，原來是您老人家！我們老遠看見，還以為是京裏派了一員大官來了。」熊惠的父親，歷經道光、咸豐、同治幾個朝代，卻始終沒有能謀得一官半職。村民的這些恭維話，正中下懷，他每次聽了，可以洋洋得意一陣子。<sup>4</sup>

熊惠有了錢，蓋了書房，決心好好培養自己的兩個兒子。<sup>5</sup>他延請南昌的飽學鴻儒，在「惠風和暢室」中教他們經史子集，以期將來功名及第，榮宗耀祖。他的表弟梅啟照和梅啟熙，一位是同治二年(1863)翰林，另一位是咸豐二年(1852)翰林，有「一門兩進士」之譽。梅啟照在京任監察御史，梅啟熙先後任浙江巡撫、兵部右侍郎、河東河道總督等要職。兄弟倆每年總要回鄉省親掃墓。他們的老家在梅家巷，離蔡家坊才十來里路，所以會專程來探望一下姑母，即熊惠的母親。毫無疑問，親戚裏出了這麼兩位顯赫的朝廷大員，人人羨慕。熊惠盼著自己的兩個兒子能效仿表叔，發奮努力，日後也功成名就，為熊家添個光彩。他歡迎梅氏兄弟的來訪，也希望能借機鞭策兒子，促使他們用功上進。

可惜，他的兩個兒子淡於功名榮祿，根本沒有經民濟世的遠大抱負。大公子允瑄天性聰明，精於理財致富之道，每次談到買賣經營，他就神采飛揚；但是，一談到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他就感覺頭疼。後來他索性棄文從商，每年出遠門去做生意，深秋時滿載而歸。但他帶回來的不是金銀貨幣，而是各處的廉價土產，所以熊家從不短缺南北乾貨。那些罕見罕用的廢物，堆積在家，過了幾年，只好送人或者乾脆扔了。熊惠見允瑄不是個讀書料，生性如此，也不便勉強，於是寄希望於二公子允瑜。允瑜愛看書，手不釋卷，但他酷愛的是三教九流、星相百家之類的雜書，對孔孟之學和儒家經典絕無興趣。他愛書法，但不願循規蹈矩，不肯去研習科舉必須的顏柳歐褚楷書。他精心琢磨鐘鼎、發古思幽，或臨摹狂草、抒發個性。梅啟照的館閣體楷書秀麗工整，他見允瑜天資聰穎，極力誇獎，專門寫了一部寸楷千字文，讓他摩習。熊惠如獲至寶，刊印了一大箱，分送給親友，餘下的半箱，結果全都被允瑜用來揩煤油燈罩和雜件，當作廢紙給糟蹋了。允瑜嚮往自由，不甘束縛。每次表叔來訪，別人都想法恭維巴結，他卻總是找個藉口，設法走開，避不見面。有一次



躲避不及，便索性在書房後間的睡椅上躺著假裝睡熟了。不用說，熊惠心裏有數，他的兩個兒子也就沒有去參加童試。<sup>6</sup>

允瑄和允瑜性格迥異，就像白天和黑夜。一個精明、勤儉、務實；另一個悠閒、闊綽、豪爽。熊惠去世時，家產很大，兩兄弟承繼下來，各分到一棟房子，彼此緊挨著住。允瑄像當年他父親那樣，出遠門做貿易，家裏的資財一年比一年多；允瑜是個樂天派，是個「胡天胡帝的浪漫主義者」，從來無心去顧念家務。<sup>7</sup>他對貿易毫無興趣，可每年也學著哥哥出門做一趟生意。他對錢財十分達觀，他認為，賣東西超過成本價，就是「地地道道的欺騙」。他每次聽到允瑄與別的做小本買賣的生意人爭論價錢，就會大發脾氣，覺得這是對弱勢群體的不公和剝削。他常常帶了一大筆錢出門做生意，回來時兩手空空。對他來說，出門經商實在是為了到外面混混，住上幾個月，名正言順地變賣一部分家產。他的兒子式一多年後這麼總結道：他父親出遠門做生意純粹是「為了享受生活，為了多花點錢」而已，他應該被譽為「中國第一位旅行家」。<sup>8</sup>允瑜不愛與富人和紳士為友，他結交的大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村民，一幫子吃喝嫖賭、抽煙酗酒之徒。他出手大方，揮霍無度，家裏的錢財很快耗去，結果他不得不變賣地產。

允瑜過世的時候，式一還不滿三歲。他敬慕父親，他說：「我從心底尊崇父親。我真希望能有更多的材料，寫一本關於他的書。」<sup>9</sup>

不過，以「敬慕」兩個字，還不能準確概括他對父親的感情。真正吸引他的，其實是父親那崇尚自由、無所畏懼、愛憎分明的個性。在他後來創作的小說《天橋》中，式一把允瑜的一些「可愛的特性」寫進了李剛這一人物中。小說中，李明和李剛是兄弟倆，他們與原型允瑄和允瑜有許多明顯的相似之處。下面關於李剛的細節，顯然是基於式一聽到的有關他父親的真實故事。一天，全村的人都擁去秀才的家，把菩薩也抬了去，鳴鑼聚眾，要宰他的豬，分他的糧，因為

大家發現他造假賬，貪污挪用公款。李剛得到消息，拔腿趕去，幫著為秀才解圍：

「各位尊長，各位兄弟，請大家聽我講幾句話。」

大家不知道他有什麼事要說，都呆呆的望著他。

「我們的秀才先生經管祭祀會的銀錢賬目，出了毛病。各位查出來了，他的賬目有一點兒不清不楚。對不對？我要請問各位：我們李家莊上，有幾位秀才呀？天上沒有掉下來，地上沒有長出來，我們就只有這麼一位秀才先生啦！秀才先生可以耕田嗎？秀才先生可以種地嗎？秀才先生可以磨穀嗎？秀才先生可以舂米嗎？秀才先生可以挑擔嗎？秀才先生可以推車嗎？秀才先生上有老母，下有妻兒子女，一大家人，他既不能耕田種地，磨穀舂米，挑擔推車，只能經管祭祀會的銀錢賬目，他要是再不吃銅打夾賬，他一大家人只有吃西北風，難得你們各位要看著他們一個個都餓死嗎？」<sup>10</sup>

村裏的農民都尊敬李剛，覺得他說的有道理，大家也知道李剛與秀才素無往來，絕不是有意偏袒而編造出這麼一套話的，於是他們自覺做得太過分了。在李剛勸說下，眾人紛紛散去，神轎也給抬回了祠堂。秀才和家小先已逃之夭夭，其老母親躲在廚房後，這一下戰戰兢兢走了出來，想叩謝李剛的救命之恩，可李剛早已陪著大家離去了。

式一的父親桀驁不馴，偶爾還喜歡戲弄調侃一番。式一敘述的下面這故事，足以表現他父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性格。當地的村民都信奉楊泗將軍，那是驅妖降魔的神靈，誰家有了生病的，就會去祈求楊泗將軍四出採藥救治。於是，四個人抬著轎子，沿著大街，挨家挨戶地找這種靈丹妙藥。村民看到轎子來了，趕緊把門打開，拿出各種好吃好喝的東西，問菩薩：「這是不是救命的靈藥？」如果不

是，轎槓在門柱上撞一下；如果是的，轎槓在門柱上撞兩下。一般總要鬧上一兩天才罷休。式一寫道，他父親不信菩薩，見轎子來了，通常大門緊閉，不予理睬。可有一次，他突然一反常態，放鞭炮歡迎楊泗將軍。他先拿出這樣那樣的東西，前前後後都試過了，但轎槓總是撞一下。

家父笑嘻嘻的由房內拿出一個瓷罐子來，說：「我曉得泗將軍一定要我這個瓷罐子裏的妙藥！」果然轎槓在門柱上撞了兩下，大家齊聲喝彩，家父叫人快拿黃紙來，小小心心的倒出一點點藥粉，包好交給轎夫。村中不知多少人都圍著看，看這位素來不信菩薩的人如此能改過。轎夫剛要轉轎回去，家父大聲叫道：「可是我得告訴泗將軍，這是我孩子拍屁股的國丹，誰吃了誰準會送命的！」從此以後，楊泗將軍的轎子再不走我們家的門前過了。<sup>11</sup>

允瑜不放債，但有誰向他借錢，他從不拒絕，而且不指望別人會還。他妻子偶爾會提醒他借錢要謹慎，可他照樣我行我素。有一回，村上一個出名的無賴找上門來，說要替他的母親辦喪事，急需一筆錢。那數字很大，允瑜竟一口答應了。他妻子提醒他說，那筆錢其實是不該借的，將來恐怕是收不回來了。允瑜聽了，毫不奇怪，回答說：「當然不會還！他要是打算還，那何必要借我們的錢？借這麼大的數目？外邊放債為生的人很多，他都認識，他為什麼專挑我從不放債的人借錢呀！」允瑜把這看成是一件善事。他的妻子賢惠隨和，聽他這麼一說，就再沒有提這事。<sup>12</sup>

允瑜為人慷慨大方，廣結人緣，最後居然因此而意外獲得救贖。村上最大的一家茶館在大路旁邊。一天，遠鄉來了一批人，在那裏喝碗茶，歇歇腳。允瑜路過，看見其中一個人躺在竹床上，頭破血流，遍體鱗傷，於是便上去打聽原委。原來他們是去省城打官司，那原告要求徹底治傷和索賠，而被告不肯出這錢，也沒有這錢。

原告和被告各執一詞，雙方都帶了一大批證人跟著去打官司。允瑜聽了，笑著說，為這事打官司，不值。這麼一場官司，起碼拖上半年一年的，最後誰輸誰贏，任何人都無法預料。「算了吧，你們都回家去，治療養傷費歸我拿給你。」這批外鄉人一聽，個個心服口服，千恩萬謝地轉身回去了。<sup>13</sup>

可是，茶館的老闆卻氣得兩眼發直，七竅生煙。這麼一大批遠客，要是打官司，他們進城出城都會在他店裏歇腳，半年多下來，他可以賺不少錢。允瑜這麼一插手，這一大筆穩拿的錢財瞬息間全落空了。他惡狠狠地詛咒：「嘿！他這樣救濟別人，再加上自己胡花亂用，抽煙喝酒，馬上快要別人救濟他了！」<sup>14</sup>

這詛咒還真靈驗了，不過其效果恰恰相反。式一是這麼描述的：

我們村中的人大都和家父好，馬上就把這個消息傳開了。傳到家父耳朵裏的時候，他正躺在書房炕床上抽煙。他不聽則已，一聽之後，怒氣衝天——被人罵最傷心時是罵對了——跳起身來，把煙盤連煙燈、煙槍，使勁向窗戶外一擲，從此再不抽煙了。別人戒煙要吃藥或找醫生打針，他只是這一次一橫心，什麼都不要了。嗣後他身體日見強健，一年之內發胖到不能穿舊衣了。在他去世的時候，房屋也保留著了。<sup>15</sup>

式一欽佩父親的堅韌毅力，他吹噓說，父親去世之前成功戒了煙，而他的伯伯卻一輩子都沒有能戒掉。他甚至開玩笑說，牛津大學的PPE專業，即政治哲學經濟專業，要是頒發名譽學位的話，當年第一個輪到的應該就是他父親了。<sup>16</sup>有其父，必有其子。式一後來也學著戒煙，結果立竿見影。「我想到父親能不求醫，把一輩子的抽煙習慣改掉，就覺得自己應當爭氣，馬上停止吸煙。」式一常常勸別人效法自己，要向他的父親學習。「其實只要有一點點自制力就行了。」<sup>17</sup>

允瑄和允瑜都成了親，有自己的家小。允瑄生了四個女兒，兩個兒子，大女兒幼年時不幸夭折。允瑜有三個女兒，兩個兒子。他們兩家各自住在自己的房子裏，緊挨在一起。熊惠去世之後，這兩個「雙胞胎家庭」和睦相處，親如一家。事實上，這11個孩子，像學生兄弟姐妹一樣的排行。式一是所有這些孩子中最小的一個，他的哥哥鏡心排行第八，他的三個姐姐——棣華、琯華、韞華——分別是第四、第七、第十。<sup>18</sup>式一的名字表示式式，也就是排行11。他比韞華小10歲，比棣華小27歲。<sup>19</sup>

## 註 釋

- 1 Hsiung, "Memoirs," p. 7.
- 2 Hsiung, "Memoirs," pp. 13-14.
- 3 熊式一：〈熊式一家珍之一〉，《天風》，創刊號（1952），頁57。
- 4 同上註。
- 5 熊惠還有一個女兒，其夫婿姓李，家境富裕。他們夫婦倆有一個獨生兒子。可惜那兒子遊手好閒，揮霍無度，還常常來舅舅熊允瑄家要錢。多年後，他居然改邪歸正，曾經在農專認真工作了一段時間。Hsiung, "Memoirs," pp. 17-18.
- 6 熊式一：〈熊式一家珍之一〉，頁57-58。
- 7 熊式一：〈我的母親〉，手稿，熊氏家族藏，頁3。
- 8 Hsiung, "Memoirs," p. 13.
- 9 Ibid.
- 10 熊式一：《天橋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2003），頁73。
- 11 熊式一：〈熊式一家珍之一〉，頁58-59。
- 12 同上註，頁59。
- 13 同上註。
- 14 同上註。
- 15 同上註。
- 16 同上註，頁53。

- 17 Hsiung, "Memoirs," p. 23.
- 18 熊式一在回憶錄中明確說明，他哥哥的名字是「Shih-shou」；但據他哥哥的兒子熊葆菽稱，其父親的名字應當是「熊鏡心」。很可能兩者都是正確的，其中一個是名，另一個是字。見熊葆菽：〈熊家小傳〉，手稿，2020年1月；Hsiung, "Memoirs," p. 11。
- 19 熊式一的名字，有幾種諧音的變體寫法，他比較常用的是「適逸」、「式式」和「拾遺」。據台灣文化大學王士儀教授回憶，熊式一晚年時，一些台灣的老朋友還給他建議過一個新的諧音名字，即「十易」，暗喻他的坎坷人生、經歷豐富。